蜀山劍俠傳/1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三二回　燦爛金光 雁山誅鯀怪　霏飛玉雪 微雨賞龍湫

下一回▶

話說靈雲聽紫玲說罷往事，便道：「紫、寒二妹，無須心急。伯母超劫之事，我在青螺已聞淩真人談起。因爲伯母連年苦修，功行大進，功成之日，災劫魔障也應時而至。雖然應在期前趕往，尚有數日之隔，並不急在一天半日。回山時節，路遇玉清師太，說鄭八姑即日復原，此番前去接她，定在今日可到。這兩位同門先進，道妙通玄，對於伯母之事也曾道及，曾說屆時願效綿薄。如今二位師妹與司徒師弟到了東海，正值三仙師長俱在閉洞煉寶，不到時候也見不着，祇能在伯母洞前守候。何妨再等半日，見了長輩領教再去，有益無損。」紫玲道：「妹子明知期前趕去爲日還早，無非想母心切，想早日相見，預先密籌而已。乙真人行時，原有回山商妥再去之言。既然玉清師太與鄭八姑今日將到，自應稍候爲是。」靈雲又問英瓊、若蘭，爲何去時相左？英瓊這纔說起經過。

原來英瓊同了若蘭，當時急於追趕寒萼、司徒平回來，連神鵰也顧不得呼喚，竟駕了劍光追去。偏偏迎頭遇見金蟬、笑和尚等四人回山，攔住敘談。紫玲谷，英瓊本未去過，若蘭也僅僅到過一次黃山。先在途中耽延些時，寒萼、司徒平飛行已遠，不見蹤跡；再被金蟬耽擱，停頓了一會兒。又聽金蟬說來時路遇兩道青光，便照所指方向追了下去。卻忘了寒萼是從後洞飛雷崖上飛去，自己出的是前洞，金蟬祇在半途中遠遠瞟見青光一眼，方向略有差誤，走錯了些。紫玲後出，又誤追金姥姥，走向歧路，所以始終不遇。二人祇管催動劍光，終未追上。若蘭心想：「紫玲谷既在黃山，祇須往黃山進發，料無

尋不着之理。」卻沒想黃山方圓多大，紫玲谷深藏壑底，既是初來，谷外又不似始信、天柱等峰可以揣尋，一時半時，怎能找到二人？

到了黃山，正在盤空下視，沒有主意。猛覺身子被一種力量往側牽引。英瓊眼快，往下面一看，祇見雲海蒼茫，羣峰盡被雲遮。祇那旁有一座高峰，形體不大，筆也似直。下半截沒入雲中，一點也看不見；上半截孤立在雲海裏，像一個大海裏的中流砥柱，雲濤起伏，隨着煙波起落，似要飛去。峰頂上站着一個老尼，手持拂塵，正向二人招手。二人身不由己，飛了過去。落下一看，祇見那道姑年在五旬，氣宇沖和，舉止莊重，一身仙氣。料是一位未見過的前輩仙人，不敢怠慢，上前拜見。一問法號，纔知那道姑便是黃山的餐霞大師。二人忙又拜倒，行了晚輩之禮。餐霞大師問二人何往，二人說了。

餐霞大師道：「秦氏姊妹該有這回劫數，我已早知。藏靈子是異派能手，你二人絕非敵手。好在她們七日難滿，自有能人相救。爾等去了，有害無益。當初優曇大師門下弟子齊霞兒，因在雁湖斬蛟，激動雁湖底下紅壑中潛伏的神鯀，幸有優曇大師同往，仗佛法將峰頂雁湖封鎖，以免洪水傷害生靈。本想當時將惡鯀除去，無奈那東西有數千年道行，除非有長眉真人遺留的紫郢、青索二劍之一，還須大師本人用自己所煉的九口天龍伏魔劍將它圍住，連煉一百零八日，纔能奏功。想那東西劫運未至，偏值大師因功行圓滿在即，未了之事甚多，又須趕往青螺一行，祇得命霞兒仗那九口天龍飛劍看守，以防逃出爲禍，隨後動身往青螺去了。昨日給我來了一封飛柬，說雁湖妖鯀，日內就要帶了湖底禹鼎逃遁，齊霞兒獨立難支。妖鯀逃時，帶起百十丈洪水，所過之處，桑田盡成滄海。雖然妖鯀入海，水即平息，但這一路上，生靈田產之失，何止百萬。大師偏有要事，不能分身前去。且喜莽蒼妖孽已誅，凝碧仙府之圍已解，衆弟子先後齊赴開府盛典，暫時俱在閒中。靜中默算你二人將赴秦氏姊妹之難，此去不但無功，反有妨害。霞兒現正勢孤，正好趁此數日空閒，趕往雁蕩山峰頂雁湖上面，相助霞兒一臂之力，同建此不世奇功，實爲一舉兩得。並請我今日在此相候。等你二人助霞兒成功回來時，秦氏姊妹之難已解，豈不是好？」

英瓊、若蘭聞言，因以前聽輕雲、文琪等說過，當在紫玲谷約秦氏姊妹同往青螺時，靈雲的妹子齊霞兒正在黃山向餐霞大師借神針去除惡鯀。後來知道師父優曇大師正在紫玲谷，纔改請她師父同去。那妖鯀深藏紅壑絕底，潛修數千年，蹤跡隱祕，自來無人知曉。霞兒因斬雁湖惡蛟，無意中發現蛟雖斬去，還有異兆，又從湖畔神碑得知就裏。不敢輕舉妄動，纔請了師父同去。此乃一件莫大外功。霞兒自幼便被優曇大師度去，早參上乘妙諦，並未轉動歷生，看去雖似年輕女孩，已有多年道行，此次功成，便可圓滿正果。

若非要助父母參與三次峨眉劫數，功成即可飛昇。自己聞名已久，無奈霞兒每日勤修內外功課，除一年一次往東海參謁父母外，連靈雲姊弟都不輕易相見，相遇之機甚難。此次峨眉開府，算計她必要來，衆姊妹方在欣喜盼望，不想自己竟先能往雁蕩相見，同立奇功，真是喜出望外。當下忙稱：「弟子領命，請示機宜。」

大師又取出一封柬帖和九九煉魔神針，交與二人道：「當初霞兒向我借針，我因彼時此針拿去，若不將妖鯀用仙劍分身，並無用處，又恐爲禹鼎所毀，未曾應允。此番你二人見着霞兒，那妖鯀通靈變化，不可多言語，將柬帖與她看了，照此行事，自然明瞭。定要說話，祇可用手在地上比劃，以防驚覺。到了第五六日頭上，便是妖鯀逃遁之時。英瓊先不動手，直等那惡鯀身旁放起萬丈紅光，纔用你的紫郢劍，突破優曇大師飛劍光層，斬去妖首。妖首斬後，速將這煉魔神針一齊放出，便有一團五色光華將鯀首圍住。妖物元靈，便在那妖首之中，不可大意。剩下半截屍身，連那禹鼎，霞兒、若蘭自有制它之法。若蘭代霞兒取得禹鼎後，謹持手中，抱在懷中，盤膝坐定，把生死置諸度外，如有怪異，不可理它。三個時辰過去，霞兒已能收用，仍用此鼎將洪水壓平，大功便告成了。」

二人連忙拜謝，接過柬帖、神針，正要告辭，忽聽神鵰在空中鳴叫。大師道：「白眉座下神禽，於此行甚有用處，來得甚是湊巧。」說罷，神鵰佛奴已盤空飛下，先朝大師點首長鳴示禮。大師笑着摸它頂道：「汝主不久成道，你也快完劫成正果了。」那鵰又長鳴了幾聲，纔走近英瓊身旁。二人當着大師，不便就騎，先行拜辭，駕遁光飛起。回望峰頂，霞光起處，大師不見，纔同上鵰背，往浙江雁蕩山峰頂雁湖飛去。相隔還有十來里路，便見雁湖上空籠罩着一片紅色霞霧，遠望如南疆中山嵐瘴氣一般，不時有幾十道金光亂竄。尋常人眼目中望去，好似山頂密雲不雨，祇見電閃，不聞雷聲。二人身臨切近一看，半山以上全被濃雲封鎖，大小龍湫，祇剩頂端半截，似兩條玉龍倒掛，直往下面雲海裏鑽去。其餘景物盡在雲層以下，俱都隱沒。祇有雁湖頂上，霞蔚雲蒸，無數金光，似龍蛇一般亂閃。二人先不下去，雙雙離了鵰背，駕起遁光，將手一指，那鵰會意，徑自飛入青旻去了。二人見那湖方圓數十頃，俱是水霧霞光籠罩。正待仔細尋找齊霞兒下落，忽然一道紅光從腳底下衝起，現出一個數十丈高下的光柱。二人定睛往下一看，祇見下面光圍中，現出一片岩石，當中坐定一個紫綃少女，一手掐訣，一手往上連招，料是霞兒無疑，連忙一同飛身降下。身纔落地，便聽轟隆澎湃之聲大作，頃刻之間，聲息俱無。那少女掐訣一收一放之間，一個大霹靂往光霧中打去，立刻前面光霧全消，現出湖面，纔看出存身之處正在湖岸。那湖實大不過十頃，湖中波浪滾漩，百丈洪流正朝湖底退落，去勢甚疾。雲霧中隱隱現出一個奇形怪狀的東西，轉瞬沒入湖中。那數十道

金光結成的光幕，也隨着怪物退卻，緊貼水面。此外除了四周圍封山霞彩依舊濃密外，全湖景物俱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那少女已停了法，站起身來說道：「妹子齊霞兒。二位師姊敢莫是家師約來的麼？」二人守着餐霞大師之戒，忙着搖手，在地上寫道：「妹子李英瓊、申若蘭，正是奉命來此。師姊乃同門先進，休得這等稱呼。」寫罷，若蘭早把手中柬帖遞過，三人同觀。

霞兒看了，也在地上寫道：「這惡鯀真是厲害！愚姊拿了師父煉魔仙劍，仗着劍法道法，煉過它一百零八日，怎奈法力不夠，雖然將它困住，並不能損傷它分毫。湖底還有一件至寶，乃夏禹當年治水的十七件寶物之一，名爲禹鼎。妖鯀也是爲了此鼎，不曾拼命逃出。如今別的不愁，祇怕它算出劫數，捨了禹鼎逃走歸海，不但關係千百萬生靈性命田廬，逃走時節必用那鼎來抵敵家師仙劍，勢必鼎、劍兩傷，它卻乘機逃走。而且這東西靈警非凡，愚姊自到此間，不曾少息，元神稍懈，它必乘機衝出。若非素日略煉苦功，又有家師仙法仙劍，早遭它的毒手了。適纔正和愚姊廝拼，二位師妹一到，忽然躥入湖底，想必知道厲害，回壑排氣蓄勢，以備再來無疑。它不出時，湖中的水有時能被它收得涓滴皆無，祇剩一團妖霧籠罩在它存身的無底紅壑上面。一出水便帶起千百丈洪水。幸而家師早有防備，雙方支持了這麼多日，否則近山數百里生靈田廬早已化爲烏有了。愚姊祇恐功敗垂成，求榮反辱，每日提心吊膽，不敢對妖物過分用強，以防它情急作祟。恰值二位師妹到來，真是再妙不過。前聽家師說起，李師妹是峨眉後輩中第一流人物。又得了長眉師祖的紫郢仙劍和白眉老禪師座下神鵰，俱是至寶仙禽，非同小可。申師妹前在福仙潭紅花姥姥門下，本已妙道通玄，今歸峨眉，必更功行精進。今有二位師妹相助，更有餐霞大師預示仙機，妖物授首之期定不遠了。」二人聞言，也用手寫，遜謝道：「妹子等末學後進，怎比師姊參修正果，業已多年。此番前來略效微勞，未必便能有益高深，還請師姊預示機宜纔好。」霞兒答道：「所有機宜，俱在餐霞大師柬中，適纔已經同觀。妖物既還有五六日纔行逃遁，依愚姊之見，仍用前法，祇防不攻。如見真個緊急，請申師妹暫助一臂。李師妹的紫郢劍，不到時節不可動手，以防妖物看透機密，毀了禹鼎至寶。就便請二位師妹看清那怪物形狀，也可廣廣見聞。」二人點頭稱善。計議已定，把緊要關節俱已商妥，尋常言語不怕妖物聽去，仍用口說。三人談得甚是投機，彼此相見恨晚。英瓊、若蘭因聽霞兒說，那妖物生相奇特，巴不得早開眼界。偏那妖鯀卻是一經潛伏，便不再現。

直到三天過去，連霞兒也覺奇怪起來，說道：「往日妖鯀雖有深藏不出之時，那都在我聚精會神，運用玄功，想借仙劍之力一鼓成功的當兒，也從沒經過三日之久。若說逃走，那紅壑原是天生封鎖妖物的石庫，當初封鎖妖鯀時節，壑底全有法術祭鍊，堅逾精鋼，

下有地網，上有鎮妖禹鼎。幾千年來，雖被妖物潛心修煉，參透禹鼎玄機，不但不能制它，反被它挾以自用。但據大師說，那面太陰地網，它卻無法弄破。除了雁湖，並無第二齣路，從下面逃遁，決然不會。這次耽延甚久，必然又在故弄玄虛，否則在打逃走主意。此番不出則已，出來必比以前來勢厲害得多。」正說之間，便聽湖底似起了一陣樂聲，其音悠揚，令人聽了心曠神怡。霞兒說道：「這多日來，並不曾聽過這種樂聲。」俱甚驚異，不敢怠慢，一同聚精會神，注視湖心變化。不多一會兒，湖底樂聲又起，這番響了一陣，忽起高亢之音。霞兒偶然往上一看，雲幕上面，彷彿有大小黑點飛舞，半晌方止。似這樣湖底樂聲時發時歇，每次不同。有時八音齊奏，簫韶娛耳；有時又變成黃鐘大呂之音，夾以龍吟虎嘯。如聞鈞天廣樂，令人神往。如非身臨妖窟，幾乎以爲置身天上，萬不信這種從未聽過的仙樂，會從妖窟之中發出。正在驚疑，湖底又細吹細打起來，其音靡靡，迥不似先時洪正。過有半個時辰，戛然中斷。接着聲如裂帛，一聲巨響，湖水似開了鍋一般，當中鼓起數尺水泡，滾滾翻騰，向四面擴展。一會兒左側突起一根四五尺粗、兩丈多高的水柱，停留水面；約有半盞茶時，右邊照樣也突起一根。似這樣接連不斷，突起有數十根之多，高矮粗細雖不一樣，俱是紅生生裏外通明，映着劍光彩影，越覺入目生輝，好似數十根透明赤晶寶柱，矗立水上，成爲奇觀。霞兒見妖物此次出動和往常不同，猜是幻術，祇將飛劍光幕罩緊湖上，留神注視，一任那些水柱凌波耀彩，不去理它。那些水柱也是適可而止，最高的幾根距湖岸光幕還有數尺，便即停止，不往上昇。又耗約一個時辰，嘩的一聲響過，幾十根水柱宛如雪山崩倒，冰川陷落，突地往下一收，耳聽萬馬奔騰般一陣水響，湖水立時迅速退去。祇見離岸數十丈處，妖霧瀰漫，石紅若火，哪有滴水寸流。

霞兒知道妖物快要出現，剛喊得一聲：「妖鯀將出，二位師妹留意！」便見湖底妖霧中，隱隱有一團黑影緩緩昇起，頃刻離岸不遠，現出全身。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個九首蛇身、脊生多翼、約有十丈長的大怪物，並非妖鯀原形。霞兒正疑它賣弄玄虛，剛把飛劍光幕罩將下去，湖底妖雲涌處，又是一團黑影飛起，不一會兒顯露原身，乃是一個女首龍身、腹下生着十八條長腿的怪物。一上來，竟然避開光層，飛向西面。霞兒恐是妖物分身變化，忙運玄功，將手一指，飛劍立刻金光交錯，佈散開來，將湖口緊緊封閉。就在這時，湖底妖雲邪霧滾滾飛騰，陸續飛上來的妖物也不知有多少：有的大可十抱；有的小纔數尺；有的三身兩首，鳩形虎面；有的九首雙身，獅形龍爪；有的形如殭屍，獨足怪嘯；有的形如鼉蛟，八角歧生。真是奇形怪相，不可方物。幸而那些妖物飛離湖岸數尺，因有飛劍光幕阻隔，俱都自行停住。身旁妖霧，口裏毒氛，雖然噴吐不息，並不再往上衝起。末後湖底中心，忽然起了一聲怪響，妖雲中火光一亮，飛起一個其大無匹的妖物。纔一出現，所有先時飛出來的那些千百種奇形怪狀的妖物，全都紛紛避讓，退向四邊。

三人仔細一看，這東西更是生得長大嚇人。狼頭象鼻，龍睛鷹嘴。獠牙外露，長有丈許，數十餘根上下森列。嘴一張動，便噴出十餘丈的火焰。一顆頭有十丈大小，向上昂起。背上生着又闊又長的雙翼，翼的兩端平伸開來，約有十四五丈長短。自頭以下，越往下越覺粗大。身上烏鱗閃閃，直發亮光，每片大約數尺，不時翕張。由湖面到紅壑底，因下有妖雲瀰漫，看不出多少深淺，但以湖水退濤估算，從上到下，也有七八十丈。那東西挺立湖中，祇能看到它大如崗嶽的腹部，其兇惡長大，真是無與倫比。霞兒先時以爲最後妖物出來，定有一場惡戰。還不知以前那些妖物中，是否有妖鯀潛形變化在內。又因這些奇形怪狀的妖物生平從未見過，正恐是湖底惡鯀的同類，並非幻術。倘若本領道行和惡鯀一般，憑她們三人，絕難抵敵。口中雖未明言，心中卻是憂驚。還算好，這長大的妖物也和別的妖物一樣，昇離光幕數尺，便即停止。霞兒仍是不敢絲毫怠慢，全神貫注湖中，把優曇大師九口天龍伏魔劍的妙用盡量施爲，光霞籠罩，密如天羅，一絲縫隙都無。一面覷準湖中羣妖動靜。雙方耗有多時，英瓊忽然失驚道：「這些妖怪的眼睛，有的雖然大得出奇，怎麼卻都像呆的？」無意中的一句話，將霞兒提醒，睜慧眼定睛一看，果然湖中妖物的眼睛，雖是閃閃放光，千形百態，卻都像嵌就的寶玉明珠，並不流轉。暗忖：「師父以前曾說，當初禹鼎鑄好，包羅萬象，雷雨風雲，山林沼澤，以及龍蛇彪豸，魑魅魍魎之形，無不畢具。這些妖物雖是生相兇惡，既不似妖法變幻，有形無質；又不似精靈鬼怪，各顯神通。不但目光呆滯，而且行動如一，彷彿有人暗中操縱。莫非是禹鼎上所鑄山妖海怪之類，受了妖鯀利用，故佈疑陣，惑弄人心？」正在想得出神，湖底音樂又起。響未片刻，忽然一陣妖風，煙霧蒸騰，湖中羣妖隨着千百種怪嘯狂號，紛紛離湖昇起。一個個昂頭舒爪，飛舞攫拿，往那九口天龍伏魔飛劍的光網撲去。爲首那個最爲長大的狼首妖物更是厲害，口裏噴着妖火，直衝中心。

當時霞兒正在沉思，略一分神，差點被它衝動。所幸優曇大師飛劍不比尋常，霞兒深得師傳，功候深純，見勢不佳，忙運全神，將一口真氣噴將出去。經此一來，九口飛劍平添了許多威力，居然將狼首妖物壓了下去。那劍光緊緊追着許多妖物頭頂，電閃飆馳一般疾轉。祇見光層下面，光屑飄灑，猶如銀河星流，金雨飄空，紛紛飛射。那妖物仍是拼命往上衝頂，好似不甚覺察。霞兒因往日妖物和自己抵敵，雖然厲害非常，全憑它數千年功行煉就的一粒元珠，並不敢以身試劍。這些妖物卻拿頭來硬衝，彷彿不識不知。這般神妙的飛劍，竟未誅卻一個。越想越像是禹鼎作用無疑。眼看下面金屑飛灑，九口天龍飛劍卻沒絲毫傷損。深恐長此相持，壞了禹鼎至寶，實爲可惜，但又不能收回。正打不出主意，忽又見下面一陣奇亮，千百個金星從那些妖物頂上飛出，竟然衝過飛劍光層，破空而去。霞兒疑是妖物乘機遁走，正在心驚，湖底樂聲又作，換了靡靡之音。一

片濃霧飛揚，將那些妖物籠住，一個個倏地撥頭往下投去。接着水聲亂響，甚是嘈雜，轉眼沒入洪波，不知去向。忽然在離岸數十丈處，湧出一湖紅水，金光罩處，其平若鏡。霞兒提心吊膽，靜氣凝神一聽，隱隱仍聽見紅壑底下的妖鯀喘聲，和往日鬥敗回去一樣，纔知並未被它逃遁。祇不知適纔飛起的那千百個金星主何吉凶，仍是有點放心不下。這時先後已經過了四天四夜。

到了第五天的正午，估量妖鯀暫時不會再出作怪，便邀英瓊、若蘭二人在岩石上坐定，互相參詳了一陣，俱猜不透那千百個金星作用。到了這日晚間，湖中並無動靜。霞兒仍是祇管沉思，忽然失驚地「咦」了一聲。英瓊、若蘭同問何故？霞兒打了個手勢，在地上寫道：「那金星竟能衝開家師飛劍，厲害可知。而妖物並未乘此時機逃去，更是令人莫解。適纔我又細觀餐霞大師柬帖，雖未說出金星來歷，上面曾有封鎖禹鼎的大禹神符，屆時必定爲妖物所毀，恐其將鼎帶走，或用以頑抗，作脫身之計等語，並傳我們收鼎之法。照此看來，那金星想是大禹神符妙用了。妖鯀雖能參透玄機，將鼎上形相放出，但要去那神符，卻無此法力。所以纔假手我們飛劍，將靈符毀去。如果所料不差，那最長大的狼首雙翼妖物，定是禹鼎的紐，靈符關鍵也必在紐上。據我估算，妖鯀此時運用禹鼎，還難隨意施爲，尚須加一番功候。今日或者不出，明後兩日，正合餐霞大師柬上所指時日，方是重要關頭。成敗在此一舉，我等三人務須慎重行事，不可大意。」當下按照柬上所示機宜，重又詳細籌商了一陣。果然那晚平安度過。

直到第二日下午申酉之交，三人正在凝神觀察，忽聽湖底樂聲發動，八音齊奏，聲如鸞鳳和鳴，鏗鏘娛耳。知道事在緊急，頃刻便有一場惡鬥。霞兒將手一揮，三人同時打了一聲招呼，各站預定方位行事。霞兒將手一指，飛劍光層越發緊密。英瓊忙向光層以外尋一高崖隱祕之處藏好，準備待機而動。若蘭卻藏在霞兒身後，靜候霞兒收了禹鼎，接來抱定，再由霞兒飛身上前禦敵。三人佈置就緒，那湖底樂聲也越來越盛，緊一陣，緩一陣，時如流鶯囀弄，時如虎嘯龍吟，祇管奏個不休。卻不見妖物出現，湖水始終靜蕩蕩的。到了亥時將近，樂聲忽止，狂風大作，轟的一聲，三根水柱粗約半畝方圓，倏地直衝起來，矗立湖心煙霞之中，距上面光層三尺上下停住，裏外通紅透明，晶光瑩徹，也無別的舉動。三人祇管定神望着，防備妖鯀遁逃。

一交子初，那根紅晶水柱，忽然自動疾轉起來，映着四圍霞彩，照眼生纈，那水卻一絲也不灑出。湖底樂聲又作，這次變成金鼓之音，恍如千軍萬馬從上下四方殺來一般，驚天動地，聲勢駭人。樂聲奏到疾處，忽又戛然一聲停住。那根水柱倏地粉碎分裂，光影裏宛似飄落了一片紅雨，霞光映成五彩，奇麗無儔。水落湖底煙霧之中，竟如雪花墜地，

不聞有聲。祇見煙霧中火花飛濺，慢騰騰衝起一個妖物。這東西生得人首獅面，魚背熊身。三條粗若樹幹的短腿：兩條後腿朝下，人立而行；一條前腿生在胸前。從頭到腿，高有三丈。頭上亂髮紛披，將臉全部遮沒。兩耳形如盤虬，一邊盤着一條小蛇，紅信吞吐，如噴火絲。纔一上來，便用一隻前爪指着霞兒怪叫，啾聲格磔，似人言又不似人言。霞兒因和妖鯀對敵多日，聽出它口中用意，大喝道：「無知妖孽！誰信你一派胡言？你如仍似以前深藏壑底，原可不伏天誅。你卻妄思蠢動，想逃出去，爲禍生靈。你現求我準你行雲歸海，不以滴水傷人，誰能信你？要放你入海不難，你祇將禹鼎獻出，用你那粒內丹爲質。果真入海以後，不傷一人，我便應允。否則，今天我已設下天羅地網，休說逃出爲惡，連想似以前在壑底潛伏都不能夠。」妖鯀聞言，從蓬若亂茅的紅髮中，圓睜着飯碗大小的一對碧眼，血盆大口中獠牙亂錯，望望頭上，又瞪視着霞兒，好似忿怒異常，恨不得把敵人嚼成粉碎。卻又知道頭上飛劍光層厲害，不敢輕於嘗試。

霞兒見妖鯀今日改了往常行徑，開口便向自己軟求，情知它是故意乞憐，夢想連那禹鼎一起帶走，一面對答，暗中分外警惕。那妖鯀見軟求無效，又向霞兒怪叫怒吼。霞兒見它又施恐嚇故伎，便喝道：「想逃萬萬不能！如有本領，祇管施爲。因你適纔苦求，你祇要身子不出湖面，尚可容你偷生片刻。今日不比往日，如敢挨近我的飛劍，定叫你形神消逝，墮劫沉淪，永世不得超生。」妖鯀見霞兒今日竟是祇防不攻，飛劍結成的光幕將全湖罩得異常嚴密，越知逃遁更難。不由野性大發，怪吼一聲，將口一張，一顆碧綠晶瑩、朗若明星的珠子，隨着一團彩煙飛將出來。初出時小纔數寸，轉瞬間大如栲栳，流光四射，直朝頂上光層飛去。霞兒見妖鯀放出元珠，便將手往九口天龍伏魔劍一指，那光幕上便放出無量霞光異彩，緊緊往下壓定，將那珠裹住。正在施爲，忽然身後若蘭低喚：「師姊留神妖物。」霞兒再往前一看，妖鯀已被一團極濃煙霧裹定，看不見身影。頃刻之間，越脹越大，彷彿一座煙山，倏地厲聲怪吼。趁上面光層裹住元珠，湖面有了空隙，霞兒運用慧目一看，煙霧中裹着一個大如山嶽的怪頭，兩眼發出丈許方圓兩道綠光，張着血盆一般大口，正朝自己面前飛到。霞兒大喝一聲：「妖物敢來送死！」左肩搖處，一道金光，一道紅光，將自己的兩口飛劍發將出去。若蘭藏在霞兒身後，恐飛劍不能傷它，暗取丙靈梭，運用玄功訣，先將光華掩去，然後朝妖鯀兩眼打去。霞兒先因妖鯀重視那粒元珠勝如生命，絕不會棄珠而逃，所以纔將九口天龍劍將珠裹定。沒料到妖鯀卻乘隙變化飛出，不知妖鯀是忿恨到了極處，捨死來拼。恐它乘此時機收珠遁逃，一面將自己兩口飛劍放起抵禦，一面注視那九口飛劍。稍現危機，便招呼英瓊下手，禹鼎不能到手，也說不得了。那妖鯀原見霞兒全神貫注空中飛劍，想乘其不備，變化原形傷人。誰知去勢雖急，敵人動作更快。先是兩道金紅色劍光迎面飛來，知道厲害，正欲回身，猛地眼前又是幾道紅光一亮，兩隻眼睛被丙靈梭雙雙打中，怪叫一聲，風捲殘雲

般直往湖中退去。

霞兒、若蘭見紅光亮處，碧光一閃不見，知道妖鯀雙眼受傷，心中大喜。一面忙把各人飛劍法寶收回。霞兒乘此時機，運用一口真氣往空中噴去，想收那粒元珠時，湖底一道白氣，早如白虹貫日一般昇起，眼看那粒元珠如大星墜流，落了下去。接着湖底樂聲大作，千百種怪聲也同時呼嘯起來。有的聲如兒啼，非常淒厲；有的咆哮如雷，震動山谷。湖底騷動到了子正，樂聲驟止。便聽水嘯濤飛，無數根大小水柱朝上飛起，嘩嘩連聲。日前所見各種奇形怪狀的妖物，一齊張牙舞爪，飛撲上來。霞兒等知道妖鯀要乘此時逃遁，不敢大意，各自聚精會神，凝視湖面。靜等那狼首雙翼、似龍非龍的怪物，和妖鯀一出來，便即下手。就在這些妖物連番往上衝起，都被飛劍光層阻隔之際，又聽湖底驚天動地一聲悲鳴怪吼，一團煙雲中飛起那狼首雙翼的妖物。先在光幕之下、湖沿上面盤旋了兩周。纔一現身，先上來的那些妖物，全都紛紛降落，隨在它的身後，滿湖面遊走，魚龍曼延，千姿百態，頓呈奇觀。繞了三匝過去，湖底又將細樂奏起。這一次纔是妖鯀上來，胸前一隻獨爪，托定一個大有二尺、似鼎非鼎的東西，金光四射。細樂之聲，便從鼎中發出。大小妖物，一聞樂聲，齊朝妖鯀身旁擁來，都昇到湖面，朝着霞兒怪嘯一聲，將爪中寶鼎朝飛劍光層打去。鼎一飛起，還未及近前，妖鯀早衝到湖面，朝着霞兒怪嘯一聲，將爪中寶鼎往空一舉。立時鼎上樂聲變成金鼓交鳴的殺伐之音，一盤彩雲擁護中，朝頂上光層衝去。同時，那狼首雙翼、似龍非龍的東西，率了湖中千百奇形怪狀的妖物，也齊聲怪吼，蜂擁一般從鼎後面追來。

霞兒早有防備，左手掐訣，右手從法寶囊內取出優曇大師預賜的一道靈符，交與身後若蘭。口誦真言，連同一口先天五行真氣噴出。立時化成一座霞光萬道、高約百丈的光幢，將若蘭全身罩住。若蘭忙將身劍合一，在光霞圍繞擁護之下，比電還疾，一轉瞬間，未容寶鼎與飛劍光層接觸，仗着優曇大師靈符妙用，一伸雙手，便將寶鼎接到手中。更不怠慢，連忙回身飛到原來岩石上面，將鼎抱在懷裏，盤膝打坐，默用玄功。鼎後面千百大小妖物，也都紛紛趕到，圍在光層外面，不住張牙舞爪，怪嘯狂吼。若蘭仗有光霞護身，也不去理它，祇管默唸冥思，隨機應變。那妖鯀冷不防寶鼎被人收去，又怒又急，連忙幻化原形，隨後追來，被霞兒迎面一截，忽然回身隱入湖內。霞兒料知它還要拼死衝出，暫時退逃，必有作用。仗着四外封鎖，又有九口天龍伏魔飛劍結成的光幕，也不窮追。回望若蘭存身之處，一片烏煙瘴氣中，現出霞光萬道，怪聲大作，怪影飛翔，如同狂潮驚飛，甚是騷亂，料無妨害。一心注視湖底，駕起劍光，憑空下視，靜候最後時機，招呼英瓊下手，同建奇功。

約有兩個時辰，若蘭盤坐巖間，見千百妖物全被光層所阻，不能近前，以爲妖物伎倆止此。心一放定，精神未免稍懈。因這些妖物多是生平罕見，一時好奇，定睛往外一看，那日所見爲首妖物奇形，這時纔得看清。變化到極大時，從頭至尾，約有百十丈長短，身子和一座小山相似，越到下面，越顯粗大。股際還生着四條長爪。自股以下，突然收小，露出長約數丈、由粗而細、形如穿山甲的一條扁尾。拼命想往手上寶鼎撲來。其餘妖物，也都是能大能小，隨時變形，猛惡非凡。正在觀看，遠遠聞得湖底怪嘯一陣，鼎上樂聲忽止。那些妖物也都比較寧靜了些，祇是盤繞不退。忽覺懷中一股奇冷，其寒徹骨，直冷得渾身抖戰，兩手幾乎把握不住。知道不妙，忙運玄功，從丹田吸起一股陽和之氣，充沛全身。剛得抵住一些，忽然鼎上生火，其熱炙膚，又不敢鬆手。眼看兩手、前胸就要燒焦，想起餐霞大師柬上之言，把心一寧，連生死置之度外，一任它無窮變化。一會兒熱退，又忽寒生。身體並未受傷，愈發覺出那是幻象。雙手緊握鼎足，靜等收功。猛一眼看到那鼎紐上盤着一條怪物，也是狼首雙翼，似龍非龍，獰惡非凡，與光層外面那條爲首怪物的形象一般無二。再一細看鼎的全身，其質非金非玉，色如紫霞，光華閃閃。鼎上鑄着許多魑魅魍魎、魚龍蛇鬼、山精水怪之類。外面那些妖物，俱與鼎上所鑄形象一絲不差。這纔恍然大悟，原來這鼎便是那些妖物的原體和附生之所，無怪乎它們要追圍不退。祇是這種數千年前大禹遺留的至寶，少時除了妖鯀之後，怎樣收法，倒是難題。正在尋思不決，忽見光幢外面紅光千丈，沖霄而上，耳聽波濤之聲，如同山崩海嘯，石破天驚，起自湖底。同時一道紫虹，自天飛射，數十道細長金光閃處，怪聲頓止。又待不多一會兒，忽見光幢外面，大小妖物紛紛亂閃亂竄，離而複合。一道匹練般的金光直射進來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霞兒。一照面便喊：「妖鯀已斬，快將禹鼎與我，去收妖物，壓平湖中洪水。」說罷，不俟答言，一手將若蘭手中禹鼎接過；另一手持着一粒五色變幻、光華射目的珠子，塞入鼎蓋上盤螭的口內。然後揭起鼎蓋一看，忽然大悟，口誦真言，首先收了靈符光芒，與若蘭一同現身出來。

妖鯀一死，那些妖物失了指揮，雖然仍是圍繞不退，已減卻不少威勢，好似虛有其表、無甚知覺一般。二人纔一現身，紛紛昂頭揚爪，往霞兒手上寶鼎撲來。霞兒雖得餐霞大師預示機宜，一見妖物這般多法，形象又是這般兇惡，也不能不預爲防備。早把天龍飛劍放起，護住全身，照着連日從妖鯀口中呼嘯同適纔禹鼎內所見古篆參悟出來的妙用，口誦真言，朝着那爲首的妖物大喝一聲。那狼首雙翼的妖物，飛近鼎紐，忽然身體驟小，轉眼細纔數寸，直往鼎上飛去，頃刻與身相合，立時鼎上便有一道光華昇起。首妖歸鼎，其餘妖物也都隨後紛紛飛到，俱都由大變小，飛至鼎上不見。這時湖底洪流，業已昇過湖面十丈以上，雖未繼續增高，也不減退。幸有優曇大師預先封鎖，沒有往山下面橫溢氾濫，看上去彷彿周圍數里方圓的一塊大水晶似的。英瓊正用紫郢劍化成一道長約百丈

的紫虹，在壓那水勢，回望二人飛來，心中大喜。霞兒口中唸動真言，將鼎一拍，從鼎上鑄就千百妖物的口鼻中，飛出千百縷光華，射向水面。初發出時，細如遊絲，越長光華越大，那水立刻減低了數尺。霞兒圍着那鼎遊行了一轉，纔飛到雁湖上空，由鼎上千光萬彩壓着那水緩緩降落。約有半個時辰，水已完全歸入湖底紅壑之中。霞兒隨着水勢降了下去，岸上的水業已涓滴無存。

一會兒，霞兒持鼎上來，對英瓊、若蘭道：「全仗二位師妹相助，纔得大功告成。目前洪水雖然退入地心，不會再起，但這紅壑之內，還有一面地網，也是禹王至寶。一則未奉師命，二則也不知取用之法。還有這座禹鼎，雖然收了，僅從連日妖緜嘯聲悟出鼎內真訣，勉強試用，僥倖成功。一切俱以意會，並不能運用隨心。此寶又大有數尺，攜帶不便。家師現時約在邛崍，意欲前往獻寶請示，同時將妖緜首級帶去。二位師妹回山，可代愚姊向衆同門問候。開府之日，定隨家師前往峨眉參謁。秦家姊妹與藏靈子對敵，那面紫雲仙障必被損壞，見面之時，請代致意。仙障靈效雖失，務必代我好好保存，交與秦姊，等開府相見時，取回祭鍊，仍可應用。」說罷，收了四圍封鎖，將手一舉，一道金霞破空飛去，轉眼不知去向。

二人見霞兒本領竟比靈雲還要高出一頭，甚是欽羨。這時妖緜既除，天朗氣清，水後山林，宛如新沐。又值晨曦初上，下視大小山嶽，高聳圍拱。摩雲、剪刀諸峰，或如鵬翼搏雲，或如怪吻刺天，窮極形相。更運慧目遙望富春諸江，如大小銀練，縈纖交錯；太湖之中，風帆片片，出沒煙波，細纔如豆。再望西湖，僅似一盤明鏡，上面堆些翠白點子。二人迎着大風，憑凌絕頂，指點山川，目窮千里，不覺襟懷大暢。待了一會兒，興猶未盡，想起雁蕩山水，奇秀甲於吳越。反正無事，現在剛到第七日早上，去紫玲谷還早，何不就便遊玩一番？商量之後，同意先去看那大小龍湫，便步行往大龍湫走去。若蘭問起除妖之事，纔知底細。

原來昨晚天未明前，若蘭收了禹鼎回飛，破了它聲東擊西之計。妖緜怒嘯追來，被霞兒劍光逼入紅壑裏面，怪吼一片。忽然將內丹煉成的元珠飛出，與九口天龍飛劍相鬥。本想將飛劍光層衝高一些，便可乘隙飛出，再收回它的本命元珠，衝破優曇大師的封鎖逃走。不想敵人早有防備，霞兒得餐霞大師指示，業已料到此着。又見妖緜二目中了若蘭的丙靈梭，竟能復原如初。知是那粒本命元珠作用，祇須將此珠用飛劍緊緊包圍，絕不愁妖緜走脫。何況這次不比往日，禹鼎既收，功已成了一半。空中又有英瓊在彼防守，打起欲擒先縱主意。一面放起飛劍防身，將全神貫注在那九口天龍伏魔飛劍上面，將手一指，光層倏地昇起，變成一道光網，將妖緜的本命元珠緊緊裹定。對於妖緜動靜，連

理也不去理它。妖鯀起初見光層昇起，不再密罩湖面，還在心喜，以爲得計，連忙駕起雲霧，躥上湖來。身一騰空，便噴出一股白氣，去收那珠。誰知飛劍光網，密得沒有一絲縫隙，一任它用盡精神氣力，那粒栲栳大的光華，在金光包圍之中，左衝右突，休想逃出，這纔着急起來。剛待回身，躥回湖內，默運玄功，將珠收回，耳聽大喝一聲：「無知妖孽，還不授首！」接着便有一道金光飛來。妖鯀知道情勢危急，把心一橫，胸前獨爪往湖中抓了兩抓，就在這湖水響動中，震天價怪吼一聲，整個身軀忽然裂散，往下一沉。從軀殼內飛起它數千年苦功修煉的元神，周身發出萬道紅光，張牙舞爪，直朝飛劍光網猛撲，欲待棄了軀殼，搶了內丹，發動洪水逃走。霞兒見它來勢甚疾，正想招呼空中英瓊下手，一道紫色長虹已經從天而下、衝入光網之中，似金龍掉首，祇一攪間，又是數十道紅光飛下。霞兒知道妖鯀被斬，大功告成，連忙飛身上前，用手掐訣，祇一招，先將那粒元珠收去。這時妖鯀身首業已落下，近前一看，雖然小纔數尺，竟與原形一般無二。料它功行還差，祇是臨危脫殼。如煉過有形無質這一關，便難制服了。又見那顆怪頭雖被神針釘住，二目仍露兇光，知難將它形神消滅。便收入法寶囊內，仍借神針釘壓，回山請示，再行發落。所餘下半截屍身，用丹藥化去。軀殼已墜入湖底，無關緊要。剛剛料理完竣，那湖水已漫上岸來。回望若蘭，正被千百妖物包圍，知道禹鼎尚在手內。霞兒自幼就在神尼優曇門下，雖然看去仍如幼童一般，已有多年功行，道妙通玄，最得師父鍾愛。連日聽出妖鯀嘯聲有異，潛心體會，頓悟玄機，知那鼎紐上盤着那條狼首雙翼的怪物，是全鼎樞紐。從若蘭手中接過禹鼎，便用一顆主珠將鼎紐鎮住。隨手將鼎蓋一掀，又看出鼎心內鑄就的龍文古篆靈符。試一運用，竟然得心順手，將千百妖物收回禹鼎，回山覆命。不提。

英瓊二人且行且談，不覺已行至大龍湫下。正值連日降雨，瀑布越顯浩大，恍如銀河倒瀉一般，轟隆之聲，震動遠近。盡頭處，水氣蒸起畝許大一團白霧，如輕綃煙雲，隨風飛揚，映着日光，幻成異彩，煞是奇觀。留連了頃刻，若蘭還說要往筋竹澗、小龍湫兩處觀賞一回，忽聽頭上鵬鳴，佛奴盤空而下。英瓊笑道：「連日防守妖鯀，也不知佛奴飛身空中做些甚麼？這時飛來，必有緣故。這裏巖谷林泉雖然優秀，畢竟還是不如仙山景物。你看小龍湫附近岩石上面似有山民攀援採藥，不去也罷。久聞紫玲谷風景更好，今日午後，正是秦家姊妹脫難之期，不如趁早趕去，接了她們同回仙府，就便還可看看谷中景緻怎樣，豈不是好？」若蘭幼隨紅花姥姥遊過許多仙山靈域，雁蕩並未過分在意。祇爲聞名已久，初次登臨；又因英瓊熱心好事，如早到紫玲谷，遇見紫玲姊妹被困，說不定又要銳身急難，於事無補，徒留異日隱患，多樹強敵，故借看山爲名，耽延時刻。聽英瓊一說，舉首一看日色，算計趕到黃山已差不多。又見神鵬不招而降，當即應允。一同跨上鵬背，剛昇高大約二三十丈，便聽下面人聲吶喊。低頭一看，見巖谷樹林中，

走出許多山民，俱都仰首向天，齊聲驚詫。纔想起此山多產藥材果木，山地肥美，山麓盡是良田美竹，居民甚多。暗幸昨晚僥倖將妖鯀除去，否則洪水發動，休說入海這條路上的千萬生靈，就這附近一帶田廬生命損失，也就可觀了。正在沉思，神鵰雙翼扶搖已上青旻，穿雲凌風，直往黃山飛去。會見秦氏姊妹後，攜了一雙白兔，同返凝碧仙府。